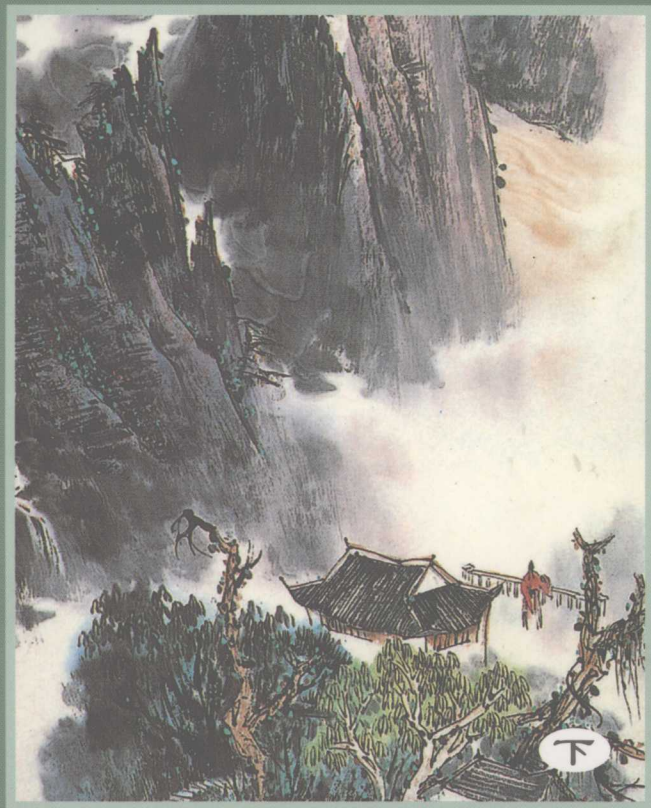


云中岳武侠精品

四海鹰扬

仗剑天涯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I247.5
3309
(3)

云中岳武侠精品

仗劍天涯系列

四海
揚
(下)

台灣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十六章	怒废二门	(315)
第十七章	树大招风	(333)
第十八章	黑煞多难	(359)
第十九章	争风吃醋	(379)
第二十章	身陷魔窟	(396)
第二十一章	天下黑鹰	(424)
第二十二章	鬼影憧憧	(438)
第二十三章	敲山震虎	(458)
第二十四章	委实不智	(476)
第二十五章	箫音乱性	(492)
第二十六章	飞魔天鹰	(519)
第二十七章	怒切命根	(537)
第二十八章	痴心不改	(551)
第二十九章	生死相搏	(580)
第三十章	魔消归隐	(604)

第十六章 怒废二门

袭击的声势有如雷轰电击，狂风骤雨。

一群相貌狰狞的女匪，杀人的技术干净利落，把三山别庄一群心理上毫无准备的男女，杀得落花流水，如汤泼雪，摧枯拉朽，人无斗志，魂飞胆落。

即使有三五个了不起的高手敢于拼命，也禁不起女匪们有组织的交叉拼杀，何况女匪们无一庸手，两个人就可以发挥五倍的威力。

攻入望江楼的女匪行动十分快速，所带的大囊盛装了公孙庄主所有的库藏，然后放火焚烧，在烈火冲天中作有计划的退走。

来如风雨，退走也如风雨。

女匪们已经远扬，由庄内向庄外逃走的人，有些还没离开呢。

五更初正之间，八名来自江湾的高手，匆匆抵达外庄门，劈面碰上带了妻小向外逃的三名大汉。

三名大汉吃了一惊，由一人带领惊怖欲绝的十余名老少妇孺，两人冲出亮剑，准备拼命。

“你们庄子怎么失火了？”领先的秦吉光惊讶地问，毫无故意。

“你……你们……”一名大汉大感困惑：“不……不是你们带人攻击本……本庄吗？”

“见你的大头鬼！”秦吉光怒叫：“咱们在船上，看到贵庄失火，杀声震天，赶来察看的。”

“这……”

“怎么了？是什么人袭击贵庄？”

“一……一大群妖怪形的怪人，放火杀人，可怕极了，毫无警兆地直抵庄中心，像是自天而降……”

“贵庄主呢？”

“不知道。”大汉痛苦地说：“庄中毫无准备，闻警出视的人，出来一个死一个，恐…恐怕……”

“你们不是布了奇门生克机关埋伏吗？”

“毫无用处……抱歉，在下要安顿家小。”大汉不再多说，带了同伴仓促夺路而走。

大力鬼王注视着烈火熊熊的内庄，摇摇头叹息一声。

“没救了，全庄已成火海。”大力鬼王倒抽一口凉气说：“天下三庄之一的三山别庄就这样消失了。”

“奇怪！毫无风声，会是什么人所为？”秦吉光悚然自言自语。

“藏春坞那群神出鬼没的女人，错不了。”九天魔鹰季天翔苦笑：“那天晚间她们劫走了张允中，我追入藏春坞，无功而返，我就有了不幸的预感，想不到这不幸，会落在三山别庄头上。”

“我们进去看看，也许可以察出一些线索。”秦吉光举步要进入外庄门。

“去不得，少公子。”夺魄童七郎伸手虚拦：“就算咱们能顺利进去，日后麻烦大了，三山别庄的人一口咬定是我们所为，我们百口难辨。”

“唔！对。”秦吉光悚然而惊：“此非善地，咱们必须赶快离开。”

桃花坞的女匪撤退的速度十分惊人，秦吉光这群人即使能追

上，也绝对讨不了半点便宜。

大力鬼王说得不错：天下三庄之一的三山别庄，就这样消失了。大力鬼王是老江湖，所说的话具有权威性。

以豪霸面目建立的基业，是不会长久的。

首先，绝剑秦国良那群以白道人士面目，前来兴师问罪的人，就没有留下来的理由。

可是，他们走不了。

至少，事情尚未澄清之前，他们不能草草结束赶快离境，他们不甘心背黑锅，不能让江湖朋友把他们看成杀人放火，毁灭三山别庄的凶手。

虽然他们本来就不在乎杀人放火

在运河入大江的京口镇江南客栈，黑煞女魅领着张允中，会见了她的同伴。

两位侍女小梅小菊，其实是黑煞女魅的门徒，武艺的根基相当扎实，魅影功与黑煞女魅，都有相当惊人的成就。

她们奉命跟踪接引人魔的船，没料到接引人魔只是一个稍有分量的爪牙，主事的人却是绝剑秦国良。

主事的人共有五艘船，分两批陆续到达，没有离去的迹象，所以两侍女一直就留在镇江附近不曾离开。

另两个人一叫彭婆婆，年届古稀的古怪老女人。另一位叫蓝四婶的中年妇人，也显得怪癖阴沉。

六个人在客院的小厅用早膳，张允中是惟一的男客。

席间，黑煞女魅将近来所发生的变故，一一向彭婆婆说了，似乎彭婆婆的身分，是黑煞女魅的长辈而非朋友。

当然，有张允中在座，牵涉到不便说的事，她当然有所保留和隐讳。至少，她受到公孙英与无情剑污辱的事，就不能启齿。

彭婆婆和蓝四婶，脸色难看已极。

“公孙老狗父子既然不在庄中，显然逃过这次大劫。”鼓婆婆怨毒地说：“也显然藏匿在府城某一处地方，务必把他们找出来，不杀掉他们，此恨难消。”

“不必急于找他们，他们会出来的。”黑煞女魅冷笑着说：“他会出来善后，飞不掉的。目下重要的是，赶快去把九天魔鹰弄到手。”

“九天魔鹰？”彭婆婆讶然问：“天下七鹰之一。姑娘你找他……”

“他是绝剑秦国良的人，地位比接引人魔要高些。”黑煞女魅说：“他们的船跟在接引人魔的船后面，显然曾经同在高邮停泊，接引人魔的船，在高邮停泊了好几天，所以……”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姑娘。”蓝四婶冷冷地说，瞥了张允中一眼，意思是说，有外人在场，不必多说。

“四婶明白就好。”黑煞女魅会意：“允中，休息之后，我们去找绝剑那些人，找机会活捉九天魔鹰，好吗？”

“奇怪！”张允中说：“按理，该先找公孙老狗父子，但你却舍本逐末……”

“公孙老狗父子，近期间是不易找到他们的。”黑煞女魅加以解释：“而绝剑那些人，很快就会离开，以后就难追踪他们了。”

“九天魔鹰对你十分重要吗？”张允中问。

“是的。”

“比公孙老狗父子所加之于你的羞辱更重要？”

“是的。”

“好的！歇息一个时辰之后，我们到他们的泊舟处等候机会。”

“谢谢你，允中。”黑煞女魅向他含笑道谢。

“不必谢我，其实我也要找他们。”张允中笑笑说。

“对，他们还欠你九万九千两银子的债。”黑煞女魅半开玩笑半认真：“不能便宜他们，从现在起，要加利息，就算月息一厘五好了。要是算印子钱的话……”

“废话！你以为我开当铺吗？”张允中大声说，开始埋头进食。

同一期间，小书生张三与那双老夫妇，站在三山别庄东南三里余的一座土坡上，远眺余烬袅袅的火场。

“奇怪！什么人有如许强大的实力，半个更次就毁了几乎是金城汤池的三山别庄？”小张三惑然自语：“沈爷爷，你老人家总听到一点风声吧？”

“我得回城去讨消息。”老人摇头苦笑：“南京以下，不是我们的地盘，我们也懒得过问，所以消息不够灵通。

这样吧！我们先弄到一两个丧家之犬，问一问就知道了。唔！左前方那家农舍，好像有不寻常的人走动，咱们下去看看。”

“走啊！沈爷爷沈奶奶。”小张三欣然抢先向下急奔。

农舍的人，看到三人突然出现在屋前，吃了一惊。

一位老农和一位虬髯大汉，火速抄起草锄和刈刀，两面一分，摆出虎拒柴门的态势戒备。

“好哇！果然不错。”沈爷爷捻须大笑：“哈哈！这位扮农夫的虬髯大汉，是莽张飞张合，公孙龙的一个小爪牙。

他从前曾经在江西南昌混口食。找他讨消息，错不了，他昨天一定在庄中，应该知道详情。”

“老不死，你认识我？”莽张飞扬着草锄讶然问。

“你否认吗？”

“我……”

“贵庄昨晚是怎么一回事？莫不是见了鬼吧？”

“确是见了鬼，一大群鬼。”莽张飞不假思索地说。

“真有一大群鬼？”

“石门山桃花坞的女匪，戴了鬼面具，不是鬼又是什么？”莽张飞咬牙说：“当初庄主从他们手中，把她们黑吃黑得来的皇贡夺获，应该千万当心留神防备他们的，没想到最后仍然栽在她们手中，真是冤哉！”

“哦！桃花坞的女匪！难怪！”沈爷爷恍然：“原来潜伏在藏春坞的那群神秘女人就是她们。”

当年老女匪绛仙庄嫒，姘上了玉面神魔，神魔在天下各地建了五处秘窟，中设无数机关埋伏。

江西的大风山庄，就比三山别庄坚强百倍。她们攻破你这小庄，乃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全是张允中张小狗的罪过。”莽张飞毫无顾忌地大喊大叫。

“你胡说什么？”小张三也大叫：“你这家伙混球，怎么扯上了张允中？”

“在下亲眼看见他和黑煞女魅走在一起的，虽则他用黑巾蒙了脸。”莽张飞大声说：“那群女匪在他的指挥下，阵法变化万千，灵活万分，咱们的人一上去就陷入刀山剑海中，眨眼间就送了命。”

“你……你胡说八道……”小张三尖叫。

“在下从不胡说。”莽张飞拍着胸膛说：“大少庄主已经带人去找他。庄中亲自目击的人不只我一个莽张飞，不信你们可以去问其他的人。”

“我们走。”沈爷爷沉声说：“我们先去找。这位莽张飞的话可信，这家伙坏虽坏，但从不说八道。”

“快走，糟！”小张三再次领先飞奔：“老天爷！与黑煞女魅走在一起已经够糟了，现在又和女匪混在一起，怎么得了？老天！”

几乎所有的人，皆在寻找张允中。

三山别庄的毁灭，像一声春雷震撼江湖，张允中的名字和声威，以惊人的奇速向江湖哄传。

甚至，有人把他列为这一代风云榜上的最有资格的候选人。

显然，这一代的风云十杰人选中，张允中的名号扶摇直上，呼声之高，甚至窜升到前三名左右了。

而上一届的武林十杰，已经日渐凋零。

无极天君贺云鹏，就是十杰之一，目下已沦入二流人物之林，浮沉之间，可看出武林大势变迁。

江湖没有长青树，自古英雄出少年。

说巧真巧，第一个找到张允中的人，就是无极天君。

这一位上一届的武林十杰之一，已经年届花甲，仍在江湖现世，武功甚至远落在黑煞女魅之下。

而黑煞女魅虽则这几年声威颇显，名气窜升，但还不够提名角逐这一代风云榜的分量呢！

无极天君好可怜，成了探听消息的跑腿。

他领了两名大汉，穿了一袭青袍佩了剑，奔向府城找地头蛇，打听张允中与桃花坞那群女匪的去向和下落。

三山别庄的人，已将昨晚袭击别庄的详情，通知了绝剑秦国良一群人，所以他们派人四处追查张允中与女匪们的下落。

似乎，黑、白道这次结算，已因三山别庄黑道司令中枢的毁灭而告终，目标已转于张允中身上了。

张允中已成了黑、白道双方的狩猎目标。

刚到达小村镇的前面大树将军庙前，庙角突然踱出单刀插在腰带上的张允中。

“老相好，你才来呀？”张允中的话带有浓浓的江湖味，踱至路中劈面拦住去路：“在下久候多时，希望候到一两个说话有分

量的人。

我想，你在绝剑秦国良面前，说话多少有些分量，毕竟你曾经是武林十杰之一，人的名，树的影哪！”

无极天君大吃一惊，心中一凉。

“你……你还没走？”无极天君心虚地问：“有……有人看……看到桃花坞女匪，已……已经离镇江走……走了，你……你没跟她们走？”

“在下不是好好的站在你的面前吗？”张允中嘲弄地说：“你看，我站在大太阳下，影子清晰明确，保证不是鬼，鬼是没有影子的。”

“你……想怎么样？”无极天君沉声问，色厉内荏。

“想要你带口信给秦吉光。”

“什么口信？”

“要他赶快来找我，还我公道。上次我找了一位仁兄带口信，那位仁兄可能记性太差，或者口齿不清词不达意。

在下不该信任他，在这里像呆瓜般傻傻地等，没等到秦吉光五个我要等的人，却来了大力鬼王几个混账东西，串通了公孙英那杂种，用诡计打了在下一枚生死针。借你的口传话，这次大概不会弄错了。”

“你……好，我替你带口信传到，决不会误事。”无极天君赶忙应允，急于脱身，心怯的表情相当明显。

“那就谢啦！且慢转身。”

“你……”无极天君果然不敢转身撤走。

“把你们三个人的兵刃留下，就不会把口信忘了。”

“什么？你要贫道缴械？”无极天君羞愤地问。

“一点也不错。”张允中的语气斩钉截铁。

“小辈，不要欺人太甚。”无极天君咬牙说：“你知道你这样做……”

“我这样做，合情合理合法。”张允中沉声说：“而且，已经是太过仁慈了。阁下，你不打算留下兵刃吗？”

“只要我无极天君有一口气在，你小辈休想如意。”无极天君厉声说，真有宁可丢掉性命，也不肯认栽屈服，颜面与尊严比生命重要得多。

“看来，在下只有强制你们留下了。”张允中冷笑着说，举步向前接近：“在强制之下，生死由命，各负其责，这可是你自找的。”

无极天君知道张允中厉害，但受盛名之累，名列武林十杰的人，怎能受辱，任人摆布？情势所迫，不得不硬着头皮应付挑衅，说话期间，早已神功默运，随时准备出手，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与声誉，全力以赴。

一声怒吼，大袖成了坚硬无比的打击武器，向直逼身前的张允中挥去，力道万钧的流云飞袖绝学，发出破风的厉啸，有如云天深处传来的隐隐殷雷，狂飙乍起。

张允中不闪不避，双手一挥，近身的罡风劲流向两侧斜逸。袖就在这刹那间到了胸腹前，后劲更猛烈三倍。

张允中双手一合，将近身的大袖抓住了。

“滚！”他沉叱，左扭身借劲导力。

无极天君惊叫一声，飞起前冲。

这瞬间，张允中的左手闪电似的攫住了无极天君腰间的佩剑，皮佩套应手而断。

“你们两个，也打算动手拼搏吗？”张允中用夺来的连鞘长剑，向另两名大汉一指。

“咱们认……认栽。”两大汉惊恐地同声说，发抖的手开始解刀剑。

无极天君飞出两丈外，砰一声摔倒在地，摔劲太猛太急，半途想控制身形根本不可能，摔了个手脚朝天，背脊骨似乎每一节

皆被攢松了。

正在昏天黑地想爬起，咽喉已被一只快靴踏住了，力道恰到好处，不挣扎则痛苦不大，稍一动即痛苦加剧，咽喉欲裂，呼吸将绝。

“你给我听清了，一个个字好好记牢。”张允中用夺来的剑压在无极天君的鼻尖上说：“目下是午牌末，半个时辰之后，未牌正，叫秦吉光带了那天偷袭在下的六个人，还有谋杀断肠箫的主凶九天魔鹰季天翔，前来与在下了断。过时不候。如果他们不来，在下对你们这群人，见一个废一个，决不宽贷。阁下，记清楚没有？”

无极天君的一双手，死扣住踏在喉上的脚，天罡掌力已贯于掌心，可是却撼动不了张允中的脚，最后只好放弃挣扎的念头。

“老……老夫记住了。”无极天君绝望地、羞愤地说：“只要老夫有一口气在，誓雪今日之耻，你……你不要太得意了。”

“只要你用光明正大的手段与在下结算，在下必定按武林规矩和你了断。”张允中收回脚，将剑丢出三丈外：“假使你仍然不要脸，用秦吉光那杂种的卑鄙手段偷袭谋杀，我必定要你生死两难。爬起来，给我快滚！只有半个时辰，可别耽误了传口信的时间。”

无极天君狼狈的爬起，怨毒地死瞪了张允中一眼，这才愤恨地走了。

张允中开始等候，这次，他在心理上已有了准备。上一次当学一次乖，不会再上当了。

从现在开始，是堂堂正正站出来的时候了。半个时辰是很快的，按武林朋友的脚程，来回一二十里绰绰有余。可是，显然无极天君并没将口信传到。

要不，就是绝剑秦国良那些人不屑前来与他了断，或者是不敢前来了断，因为未牌正已过，还不见有人前来。

他正打算离开，相反方向的村口，出现了公孙英兄弟，以及三山别庄的爪牙。

百了谷百了双姝也在场，两位老道婆跟在双姝后面。足有二十人之多，实力空前雄厚。

张允中一挺胸膛，从大树将军庙的庙脚缓步而出，到达大道中心，迎面一站拦住去路。

公孙英一群人看到了他，不约而同发出恶毒的咒骂，一窝蜂急抢而来。

双方面面相对，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张小狗！你竟然还敢在此地耀武扬威。”公孙英切齿咒骂，逼近至丈五六怒目相向：“你这狗杂种，是你纠和桃花坞女匪，毁了我的三山别庄。是你……”

“你这狗养的卑鄙畜生！”张允中也无情地反击咒骂：“张某等你了断，已经等了太久的时日了，今天恰好狭路相逢，择日不如撞日，今天是你我了断恩恩怨怨的时候了，你们来得好。”

“你说你如何勾结桃花坞女匪……”

“在下不回答你的任何问题，只向你讨公道。”

“在下必须先弄明白……”

“闭上你的狗嘴！”

张允中沉叱：“我张允中初闯江湖没几天，与江湖各路无仇无怨，更不知道你三山别庄是舍玩意，更不知道你公孙家一群狗男女是什么东西，你竟然在见面时卑鄙地用消元散暗算，将在下弄至地牢百般折磨凌辱。

第二次见面，依然用诡计打了在下一枚生死针。你这卑鄙无耻恶毒的狗，今天是你还债的时候了。”

公孙英的手按上了剑把，巧妙地旋开了剑把的云头泄散小孔。

“你是绝剑那些人的爪牙，本庄的人有权向你采取行动。”公

孙英咬牙切齿说：“没将你抽皮抽筋，已经便宜你了，这次你……”

“你有权采取卑鄙无耻的行动？”

张允中截断对方的话徐徐举步逼进：“你何必打出你老爹的旗号，在江湖丢脸现世？你丢尽了武林人的脸面，你没有一丝江湖人的豪气，你只是一个猪狗不如的杂种。”

公孙英怒不可遏，一声剑鸣，拔剑出鞘。

“大少庄主，不可被他的激将法激怒了。”生神南门春生急步抢出，拦在前面，拔出生死笔：“请退！杀鸡焉用牛刀？待老朽活捉他带回庄剥他。”

“你这老猪狗活了偌大年纪，依然畜生之性不改。”张允中冷笑着说：“你要剥我，凭什么？凭你老得快进棺材了？你连剥一只小虫也有气无力……”

生神突然一闪即至，矮小的身材速度惊人，真像一头精力旺盛的脱兔，一蹦一跳令人肉眼难辨。

生死笔中，弹出一枚生死针，速度之快，已非肉眼所能看得形影的。

张允中一而再受到暗算，一而再受到致命的暗器偷袭，早已恨透了这些用暗器偷袭的人，时时提高警觉。

对方的扑进速度虽快，但决难快得过他的心电神目，生死笔的笔尖向他一指，他已经看出笔中有鬼。

这种直射的暗器没有技巧可言，全凭一个字快而伤人，只要事先有所提防，不难躲闪。

张允中目力超人，居然能从对面看到细小的飞行针尖，仅侧移半尺，便避过生死针的生死一击。

生死笔衔尾光临，指向他的腹部要害。

“劈山分！”他舌绽春雷沉叱。

刀光似电，一闪即没。

同一瞬间，他左挪一步。

同一刹那，铮一声单刀入鞘。

生神向前冲，冲过他身右。

旁观的人，只看到刀光从笔影中钻入，如此而已。

地面，留下一条右臂，一枝生死笔，和溅落的斑斑鲜血，当然都是生神所留下的。

“哎……”冲出丈外的生神猛叫，刹住脚步，跟呛转过身来。

“我跟你拼了……”生神猛吼，挥动仅剩的左手，向张允中的背影发狂般冲去。

张允中的身影，却出现在原站处的左首，恰好让生神从他的右侧冲过。

就在这电光石火似的瞬息间，他的右手电似的拂过生神的左肩，肩骨随指碎裂，但皮肉并未绽开，骨裂声清晰可闻。

“天……啊……”生神倒入冲出接应的死神北门真武怀中，仰天长号。

右臂齐肩而折，左肩骨裂，叫天也无能为力了。

拼搏发生得快，结束也快，真正能看清张允中那“劈山分”一刀的人，几乎没有。

这一记令人莫名其妙的“劈山分”，比那天他用刀背痛击太湖蛟的“回龙决”，似乎威力强了三倍，速度也快了三倍。

那天，公孙庄主看出“回龙决”的脉络，认为是刀神的刀法“大回风斩”。

今天，在场的人中，没有一个人比公孙庄主高明，所以没有人看出“劈山分”是怎么一回事。

二十个好汉英雄，有一半人脸色惊怖，心中发抖，似乎张允中的刀正要向他们的身上招呼。

“能逃过在下三刀的人，在下即不在下杀手。”张允中扫了从人一眼，冷冷地说：“鼓不打不响，钟不敲不鸣。”

在下把话说在前面：我张允中出道闯荡，年轻且富正义感，志在英雄豪杰，不敢欺善怕恶，讲道理讲公平。

谁要是想倚众毆，张牙舞爪一拥而上，在下必定刀刀斩绝，决不留情。我看你们已经跃然欲动，要一拥而上了。上吧！杀不光你们这些杂种，算你们祖上有德。”

他这些话说得阴森，杀气慑人心魄，把一些妄想抢出乱刀分他的人，吓得心胆俱寒。

公孙英只感到心向下沉，脊梁发冷。

生死两神是三山别庄的两个强力支柱，称生死二门。

向三山别庄寻仇的江湖高手，大半是毁在这两个凶神手下的。江湖朋友提起这两个神，即使不发抖，也会心惊胆跳打冷战。

可是，抢先攻击，而且先用笔中的生死针突袭的生神，连一刀也没接下。

面对二十名高手中的高手，张允中像天神般无畏地出面拦截，这分胆气与豪气，就足以令这群亡命之徒魂飞胆落。

死神北门真武只看了怀中的生神一眼，便知道生死二门塌倒了一座门啦！

他钢牙一咬，将像枯萎的草一样的生神交与一名爪牙，拔出七星剑，恶狼般地向张允中走去。

“小辈，你下手好狠好毒。”死神厉声说，高大如门神的身材因激动而出现颤动：“老夫……”

“你这老狗杂种说的不是人话。”张允中冷冷地说：“那老狗笔中藏针狠然下毒手，是他狠毒还是我狠毒？”

我看你是白活了偌大年纪，你对是非善恶的看法比畜生还要含糊，你这种人活在世间，的确是一大祸害，你怎么不早一点死？”

大树将军庙的庙前，突然出现一双老夫妇。